

普世價值在傳播研究中的追尋
書評：李金銓《新聞自由的幽靈》

周奕成*

書 名：《新聞自由的幽靈》

主 編：李金銓

出版日期：2022 年

出 版 社：臺北市：時報出版

投稿日期：2023 年 12 月 19 日；通過日期：2024 年 1 月 13 日。

* 周奕成是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肄業，美國 Johns Hopkins 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 SAIS 碩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 斯隆管理學院 Sloan 碩士；曾是長期政治工作者，參與臺灣 1990 年代民主化運動，也參與 2000 年代的民主外交；現在是社會企業家，仍常發表評論文章，論述主題包括獨特國家、再現代化等。
e-mail: ycjou@jhu.edu

本文引用格式：

周奕成（2024）。〈普世價值在傳播研究中的追尋，書評：李金銓《新聞自由的幽靈》〉，《新聞學研究》，158: 169-182。https://doi.org/10.30386/MCR.202401.0004

一、巨變年代

作為一個新聞學與國際關係的學生，以及長期的臺灣民主參與者及國際政治觀察思考者，我認為李金銓教授的《新聞自由的幽靈》*The Specter of Press Freedom* 是一本及時的巨著。在邁入 2020 年代的世界中，如何高度評價這本書的意義都恰如其分。

我在 2022 年十月讀到《新聞自由的幽靈》書稿，立刻感到震撼與激賞。¹ 這本書呼應了我自己十年來的思索，也回答了我還沒想清楚的問題。說是一本指出追尋方向的書，對我也毫不為過。

2012 年開始，我陸續撰文討論即將來臨的「二十年代」，也就是「1920 年代會再來」，並且提出臺灣作為高舉「普世價值」的「獨特國家」，必須進行文化上的「再現代化」。而「再現代化」是以東亞及人類文明為格局。²

在我的論述中，2020 年代將是緊張動盪的年代（周奕成，出版中）。這動盪的年代，是由過去三十年的承平時所產生。自 1990 年以來的三十年，是全球化進展快速的年代，也是沒有主要大國之間大型戰爭的年代。因此我稱之為「全球化承平時」的三十年。

在這「全球化承平時」的三十年，國際關係上的歷史主軸，就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體系，成為世界工廠、第二大經濟體，乃至數位科

¹ 當時得知李金銓教授將接受黃兆徽主持人（事實查核基金會董事）在教育電臺專訪，我還央請黃主持人安排我和李教授會面。

² 2020 年十月，周奕成在臺北大稻埕的「青藝埕」做了以「獨特國家」為題的系列專題講座。2023 年五月，在臺北公館的「聯經書房」再做一次完整的講述，題為《獨特國家七講》

技、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的新霸權。經濟學家朱敬一及其同儕在 2023 年的新書敘述道：

當西方與共產陣營的冷戰結束時，世界彷彿迎來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的勝利時刻，國際社會開始積極建立合作關係。1995 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2001 年，中國加入 WTO。樂觀者謳歌著世界是平坦的，彷彿一體的國際經貿體系已經誕生（朱敬一、羅昌發、李柏青、林建志，2023）。

然而，二十年後的今天，問題浮現。極權中國加入 WTO 二十年，其與民主陣營截然不同的價值觀點，對世界貿易規則產生扭曲效應。世界不但沒有走向和平共榮，反而再次深陷極權與民主兩大陣營的衝突（朱敬一等，2023）。

我將這種衝突描述為「人類價值大鬥爭」。其中有些哲學及政治思想的討論。我將之稱為普世價值的競逐。也就是起源於西歐的普世價值概念，在 1990 年代看似在全球取得優勝，但在 2020 年代受到新的挑戰。

這新的挑戰，最主要來自中國。和過去不同，並不是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衝突（Huntington, 2011），而是中國也將推動其獨有範式的普世價值，從根本上試圖取代西方的普世價值。也就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BBC 中文，2017 年 1 月 17 日）。

在普世價值的競逐中，人權是最根本的問題。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基本上反映了西方價值（〈世界人權宣言〉，無日期）。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人權概念因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經濟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並主張按照自己的標準建立人權，著重強調生存權和發展權，以及

個人對集體人權的義務。³

在我即將出版的新書《獨特國家七講》中，我指出，歐美與中國在人權的觀念相持不下，而最終能夠區別兩種競逐的價值之核心差異，很可能是言論自由，尤其是新聞自由（周奕成，出版中）。對於言論自由或表達自由，乃至新聞自由的定義與範圍，目前仍是中國與歐美的價值觀極大差異之所在。

李金銓教授這本書，寫作涵蓋的時期，恰好是我所談論的整個 1990 年至 2020 年的全球化承平時期。依照作者自述，這本書的寫作期間分兩段，第一段跨 1990 年代到 2000 年代初，幾乎都是作者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任教期間；第二段新增四篇文章撰寫於 2010 年後，作者回到香

³ 有關中共對於人權的觀點，可參考以下多篇相關文獻：

- (1) 馬昌、溫璐（2023 年 3 月 18 日）。〈中國代表七十多個國家在人權理事會作共同發言就落實《世界人權宣言》提出明確主張〉，《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取自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3/0318/c64387-32646659.html>
- (2) 中國評論通訊社（2023 年 12 月 6 日）。〈推動世界人權事業取得更大發展〉，《中國評論新聞網》。取自 <http://hk.crntt.com/doc/1068/2/7/2/106827223.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6827223&mdate=1206103426>
- (3) 維基百科（無日期）。〈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權〉。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4%BA%BA%E6%9D%83>
- (4) 維基百科（無日期）。〈零八憲章〉。取自 <https://www.wikiwand.com/zh-tw/%E9%9B%B6%E5%85%AB%E5%AE%AA%E7%AB%A0>
- (5) 維基百科（無日期）。〈中國與聯合國〉。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5%9C%8B%E8%88%87%E8%81%AF%E5%90%88%E5%9C%8B>
- (6) 魯廣錦（2021 年 6 月 29 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豐富發展了人類人權文明多樣性〉，《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取自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21/0629/c40531-32143300.html>
- (7) 戴楷然（2021 年 12 月 6 日）。〈王毅出席“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發表 75 周年”國際研討會開幕式〉，《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取自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3/1206/c64094-40132812.html>

港任教。累積三十年的研究，在 2022 年誕生本書。研究與寫作的時間正是過去三十年。

因此，《新聞自由的幽靈》幾乎可以說是全球化承平時期的大記錄。而這本大記錄，剛好聚焦在最核心的課題，那就是新聞自由的問題。而新聞自由的問題，則是「以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三個華人社會為觀察分析對象，先是針對主題作各自的個案研究，接著三個社會不斷互相參照，最後聯繫到整個全球脈絡（特別是與美國關係）的變化」（李金銓，2022，頁 13）。

二、隕落香港

《新聞自由的幽靈》此書，以其深刻的問題意識，放在過去三十年的大歷史背景來看，可以瞭解其重要性。而在這個論題、這個領域，李金銓教授其人，則是當世獨一無二、無可取代的著者。

李金銓是臺灣苗栗人，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於 1980 年獲得美國密西根大學傳播博士學位，同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專書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探討媒介帝國主義的理論與實踐。1982 年至 2004 年，他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擔任教授，期間發表多篇關於中國媒體的學術論文，並編輯了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和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等專書，分析中國媒體的發展與變遷，及其在全球化的挑戰與機遇。

李金銓於 2004 年擔任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及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在香港期間也創立國際中華傳播學會，擔任首任會長。他也曾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臺灣政治大學客座講座教

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教育部玉山學者。

由於有臺灣、美國、香港、中國大陸的在地長年教學與研究，使得李金銓具有深刻的洞見。他自述學術生涯四分之一個世紀在香港度過。對於香港近年的急轉直下，李金銓展露動人的感情：

面對東方之珠新聞自由的隕落，我們完全無能為力，欲哭無淚，只能無語問蒼天（李金銓，2022，頁 44）。

李金銓也轉引余英時：

「昔有鸚鵡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余英時，2010，頁 92-93；轉引自李金銓，2022，頁 44）

雖然李金銓把對於香港新聞自由的討論，安排在本書幾近最末的第十一章，但我們可以相信這絕對不是作者把香港放在中國、臺灣、美國的後面，而毋寧是在觀覽更大的場景之後，讓我們更聚焦來凝視香港。

《政治經濟的分與合——香港媒介結構、新聞自由和政權遞嬗》分三個歷史階段回顧香港媒介結構從港英到回歸的變化。

香港在 1997 年主權回歸前後，媒介已開始產生重大的變化，亦即對中國政權的趨附。之後，報業與電視激烈的市場競爭，讓香港媒介朝向集中壟斷。到 2020 年，北京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徹底改變香港媒介產業，更摧毀香港新聞自由。香港的新聞自由在 2022 年有如斷崖墜落，從全球排名第 80 名掉到第 148

名（李金銓，2022，頁 25）。⁴

作者提出「政治與經濟的悖論」，即香港的媒介如何同時受到黨國和市場的惡化影響。中國與香港的新聞媒介將如何演化，或新聞自由將如何變化，可以說是這本書最核心的議題，也是全世界會關注的問題。

李金銓對香港有深厚感情，不忍心目睹香港崩壞。《新聞自由的幽靈》這本書正是他如此情懷的實踐。我相信李金銓不會只祈求天神嘉感，而來為港人滅火。他所期待的可能更是新聞自由所依存的普世價值能再次照耀香港。

三、歧路中國

《新聞自由的幽靈》這本書有個前身，叫做《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2004 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從前身的名字，可以了解作者在 2004 年之前的主要關懷，其實是對西方媒介理論的反省，並且想找到中國現代性的出路。

本書的第三、六、七、八章是新增的，其他各章也更新修訂。全書新增和修訂篇幅約達 12 萬字，因此可以說是一本新書。在 2022 年定名為《新聞自由的幽靈》，由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也可以看出，到了這時，作者的關懷更著重在新聞自由對新專制政體的影響潛力了。

本書導論與第一章，正表達了歷史關懷與理論觀點。第一章《媒介政治經濟學的悖論——中臺港傳媒與民主變革》，分析了中國大陸的「黨國市場統合主義」、臺灣的「政治經濟分與合」和香港的「政治經濟的分與合」三種媒介政治經濟模式，並比較了它們對新聞自由和民主

⁴ 李金銓引用「巴黎無國界記者組織」網站歷年資料整理。

發展的影響。

第二章《社會理論對中國新聞業的解放潛力》是最耐人尋味的。本章探討了「自由多元論」、「中國馬克思主義改革派」、「激進新左派」三種理論路線對中國新聞業的啟發和挑戰。本章提出了巨大的問題，但尚未有很好的解答。

第三章《「大都市，小地方」——從「黨國市場統合主義」和侍從結構剖析上海媒介》提出「黨國市場統合主義」（Party-Market Corporatism）來理解中國媒介在其中運作的結構。這是很有價值的研究。畢竟中國媒介如何運作，外人不太容易了解，多半只能看到一些正面報導，再不然就是小道消息。系統性的實證研究很具意義。

第四章《中國媒介的全球性和民族性——話語、市場、科技以及意識形態》處理的是巨大而複雜的課題。這章是作者所編輯，在 2003 年出版的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 的導論。所探討的課題可以延伸出再三十年持續的研究。

第六章《「注定要崛起」——中國媒介菁英論述全球新秩序》所企圖探討又是另一組巨大的課題。我認為可稱之為「中國的國家論」。本章分析中國媒介菁英從 2008 年至 2018 年，對中國在全球新秩序中的角色和責任的論述變化。這當然是必須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路線和思想完全呼應的。

李金銓認為，「當今中國媒介的集團化是國家政權指揮棒下的合奏，政府願意與它所製造的市場協商到什麼地步，很難預測，非常不穩定。」他認為有四個問題懸而未決（李金銓，2022，頁 65）：

第一，截至目前，從中港臺獲取的經驗，是否能推論未來的發展。李金銓以為，「前蘇聯也許是個比較的對象」。對此我相當懷疑，前蘇

聯的黨國統治能力顯然遠不如中共。何況中共近年掌握了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科技，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監控國家機器（Surveillance State），中國的黨國對媒介及訊息的控制能力是人類史上未有的。

李金銓自己也推測，中國媒介雖經歷數十年的市場化，卻從未脫離黨國的控制；如今習近平「強力扯回在近空飛得不高的風箏線，緊緊捏媒介在黨的手裡」，可能不是短暫的逆轉，而是長期的常態。

第二，冷戰結束以後，國家與市場的對立，這樣的理論取徑，是否還有意義。李金銓顯然認為還是有的。他相信「不論在知識論上或在政治上，對資本主義及其媒介的基本看法與冷戰無關。」「冷戰結束，這個世界還有許多不自由的地方，自由派對國家政權的批評仍然饒富深意」。（而）西方激進馬克思主義者所批評的是市場對媒介的扭曲，而不是為政府控制辯解。

我也認為有意義。不只是在冷戰結束的 1990 年代之後。甚至在 2020 年代，不論國際局勢是否形成所謂新冷戰（New Cold War），兩種意識形態互相質問的理論架構會更為有用。

第三，全球化對中國是帶來更開放的心態或是更強化的民族主義。目前全世界看到的答案是中國越來越傲慢，也企圖將影響力對外擴張。中國內部原本就有限的新聞自由是更萎縮的。新聞媒介的性格是更政治化甚至好戰。

第四，作者認為他提出了一正一反的觀點，尚須進一步在更高層次提出一個（辯證法的）合的看法。我認為不是不可能。但當理論試圖去解釋現實，現實也正在演變。中國共產黨領導者的政治選擇以及思想路線的合理化，可能在 2020 年代繼續變化。

而以上對中國政治經濟與媒介的問答，可以帶領我們進入李金銓的理論觀點的討論。

四、脈絡學派

李金銓在方法論上，自認為可以被稱為脈絡學派「一位教哲學的朋友說我屬於脈絡學派（contextualist），我欣然同意。」

所謂脈絡學派，李金銓自己的詮釋是「社會理論很少有絕對的是或絕對的非，通常是角度變化，觀點自然不同。一個脈絡之「是」，可能是另外一個脈絡之「非」；在同一個特殊的脈絡裡，可能是非，相反而相成，端看條件、時間、議題而定。」

李金銓認為，他所說的脈絡化，是主張「問題要適度脈絡化，這個立場反對基本教義派，他們無限上綱，以致本質化而教條化；也反對漫無邊際地相對化，以為一切觀點無分大小皆等量齊觀」。

這樣的脈絡化，確實對解答這個時代的問題至關緊要。因為李金銓所要面對的乃是醞釀於三十年承平時時期而產生巨大變化的 2020 年代。在這個年代，諸多承繼自上個世紀的意識形態和理論立場，必須放在時空脈絡之中，才能產生意義。

李金銓認為，本書的第一章《媒介政治經濟學的悖論》正可代表「脈絡化的旨趣」。因為綜合比較自由多元和激進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這很可能是因為李金銓所觀察的社會橫跨資本主義的美國與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他所經歷的時代從冷戰到後冷戰而進入可能的新冷戰。也很可能是因為李金銓所處於核心的傳播學術領域，還在 1990 年代之前留下來的觀念框架中爭論不休。

李金銓試著把兩種理論放進不同的社會歷史脈絡中，讓它們產生正面的意義。他認為，「激進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集中批判市場資本，分析西方民主國家的媒介斷誠然一針見血」；但「在國家機器強力支配一

切的社會裡，市場至少提供部分制衡政權的力量，自由多元學派的說法反而富有洞見」。

針對兩種理論觀點的適用性，李金銓進一步指出，自由多元主義主要的批判對象是國家政權，可以用來解釋威權的第三世界國家和前共產國家；而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至少是媒介領域的政經分析）集中於批判資本，可以用來分析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媒介的資本壟斷與集中。

他也認為，自由多元主義似乎適合解釋戒嚴時期的臺灣媒介、日益受到威權政府威脅的香港媒介，在某個程度也解釋「一部分」中國大陸市場化的威權媒介（但如今已收歸「黨有」）。中國的新左派不太強調國家政權的鎮壓，而強調全球資本主義結構的制約，因此把國家與全球化的天平向全球化傾斜。李金銓認為那是片面的說辭。

在轉型的制度中，這兩種理論觀點「不安而矛盾地糾纏共存在一起」。

在臺灣、香港、中國這三個華人社會，臺灣率先完成了有缺陷的民主轉型，媒介一如在其他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可以批判執政當局及其領導人，但私有大財團控制媒介的所有權，臺灣的公共電視也是處於邊緣。

李金銓認為，在代議民主實現的臺灣，再多談自由多元主義的觀點已沒有太大意義。這時引入激進馬克思主義，可以分析媒介的集團化如何限制表達的空間。相對之下，在香港，當自由媒介的秩序和成熟的資本主義受到威脅時，人們對於媒介專業主義和自由的關注也登上了議程，但面對壓頂的政權暴力，還是一籌莫展。

以這樣的比較，可以理解，雖然李金銓並不堅持自由主義或馬克思主義誰者有絕對對錯，但他並不是沒有價值觀。我的解讀是，在成熟的資本主義民主自由體制，他主張多引進一些激進學派的批判觀點。在尚

未有民主政治及市場經濟的社會，他則認為還沒有達到需要激進批判學派的程度。

可以說，李金銓是自由主義中的追求平等與正義的理想主義派。自由與平等，何者多一些、何者少一些，就以社會歷史脈絡來評估。

五、持續追尋

不熟悉馬克思主義文獻的讀者，看到這本書的書名，一開始可能會感到困惑——新聞自由本來是很好的東西，為什麼會變成幽靈？

李金銓教授將本書取名為《新聞自由的幽靈》，是借用《共產黨宣言》的名句來表達：雖然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嚴正宣示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基本人權（〈世界人權宣言〉，無日期），但獨裁政權、專制統治者和既得利益者無不把新聞自由看作洪水猛獸的「幽靈」，「進行神聖的圍剿」。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開篇說：「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聖的圍剿，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聯合起來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2012）

馬克思與恩格斯是以「共產主義的幽靈」來諷刺歐洲舊勢力的迂腐和膽怯，意思就是他們聽到共產主義就好像見了鬼似地。

「新聞自由」對專制威權政權的「威脅」，是否適合類比為十九世紀中期的《共產黨宣言》，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會同意。

首先，「新聞自由」不是一種革命的意識形態，它沒有革命的企圖，也沒有革命的方案。「新聞自由」當然更沒有「全世界無產者，聯

合起來！」這樣的號召。《共產黨宣言》則是一套總體歷史觀、政治與經濟思想的目錄與摘要。《共產黨宣言》不僅鼓吹革命，也具體說明了無產階級與共產黨的關係，共產黨與其他政治力量的關係。

簡言之《共產黨宣言》是一套最完整也最有威力的革命理論和革命方案。歷史上再沒有一份文件有如《共產黨宣言》短期內在全世界規模造成天翻地覆的改變。姑且不論是好的改變或是壞的改變。

「新聞自由」沒有這樣的威力。「新聞自由」只能讓社會上有更多獲得告知（informed）的人——通過對新聞工作者的權利保障，防止他們受到政權的打壓或騷擾。讓新聞工作者服務於人們的「知的權利」。

這是「新聞自由」的弱點，但也可能是「新聞自由」終將贏得最後勝利的原因。很可惜我們從本書似乎尚無法得知「新聞自由」是否及將如何獲勝。就本書來說，作者並未針對「新聞自由」的概念本身做新的發現或發明，可能是會令讀者感到不滿足之處。

對本書不滿足之處，就是對下一本書的期待之處。

李金銓說，「本書比較分析新聞自由的常與變、同與異——新聞自由永遠有許多內外的敵人，永遠面臨許多內外的挑戰，永遠不是靜止狀態的成品，他可能失而復得，也可能得而復失，所以這是一個不斷變動，不斷鬥爭，不斷戒慎恐懼，不斷與政治經濟社會生態互動而追求止於至善的過程。本書從頭到尾的基本精神，亦應作如是觀」。

我想李金銓教授也還在繼續追尋新聞自由作為普世價值的意義。

參考書目

- 〈世界人權宣言〉（無日期），《維基百科》。上網日期：2023 年 12 月 19 日，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8%96%E7%95%8C%E4%BA%BA%E6%9D%83%E5%AE%A3%E8%A8%80>
- BBC 中文（2017 年 1 月 17 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何受矚目？〉，《BBC 中文》。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indepth-38655017>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20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朱敬一、羅昌發、李柏青、林建志（2023）。《價值戰爭：極權中國與民主陣營的終極經濟衝突》。新北市：衛城出版。
- 李金銓（2022）。《新聞自由的幽靈》。臺北市：時報文化。
- 周奕成（出版中）。《獨特國家》。臺北市：聯經出版社。
- Huntington, S. P. (2011).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